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目錄 內編

教訓

楊　榮

往行

郭　英　解　縉　王　景

王　升　王　直　王　翱

羅整庵　王　恕　方　俊

張如宗　楊　春　李封君

蔡　潤　李　璋　王　信

萬　貴　劉忠宣　羅欽順

吳　訥　馬文升　吳文恪

費　宏　鄺　埜　韓紹宗

王夢祥　張　春　張文懿

屠大山　郭宗臯　鄭儒泰

王陽明　楊柳塘　楊廷和

林繼賢　萬　吉　丁　森

西園聞見錄卷之四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敎訓

前言

羅文毅倫既及第上叔父書曰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是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便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所願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今鄉閭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

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慾成我做天地間一個完人盖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尙鬬爭不肆強梁不欺鄉里不凌宗族不擾官府不尙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與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居兩邊不讓或至人命或告官府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如前日某等爭屋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產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横必不可縱容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驚動官府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

問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示之戒之

林見素子達初時多病公在蜀移書戒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所愼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汝爲長宗祊汝屬也念之哉萬形在天地間靈而秀者爲人汝形貌人也亦知所以爲人者乎靈而秀于人者爲士汝巾汝衣則士也亦知所以爲士者乎汝懷抱之隱行業之顯吾不得而知也吾欲汝爲蘇子瞻汝弟適爲子由吾不能爲老泉欲汝爲范純仁適爲純禮吾不能爲希文欲汝爲程伯子適爲程叔子吾不能爲大中獨不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爲汝兄弟宜及爲之念之哉謂子賢與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孰不愛其子敎之聖與賢此敎之的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進盃中物堯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賢踔拔穎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爲善由己聖賢可學而至

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至矣達後舉進士有文行
楊文懿公示其子茂元書曰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
恨蓋近時進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爲京官久矣汝今又幸爲京官父
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無懈
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虐無辜災及於身家毒流於子孫此所以憂也
吾又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今常自愧恨見汝少若穎
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而不朽不意汝慵懶不自
力僅能取仕若在閑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將役役于案牘其暇學乎
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動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爲大
儒汝又爲俗吏今雖暫榮一時而竟澌沒于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
所以恨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
何文定公訓子孫曰天道好還皆由人致作善祥臻作惡禍至積德施
仁舍生取義訓厥子孫當行好事貴賤異品莫切修身語言信實德性
温純出則敬長入則孝親訓厥子孫當做好人言語文章由中發外出

有善惡應有成敗欲納敬愼必欽必戒訓厥子孫當說好話四民之中首先於儒非禮勿視惟正是趨勿從妄誕勿學驕奢訓厥子孫當讀好書

薛文清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可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敎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又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于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以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于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又示兒詩曰我祖自奚仲奕代河東居家本尚儒素業豈羞寒虛先君紹前烈奮迹由詩書勤勤敎諸子爲善樂有餘藐孤欽誨言而敢忘斯須憶從向學日爰自丱角初吟哦竟朝昏誦習忘飢劬收斂心自得放

逸已不趨周旋恐失墜日奉庭闈娛立年忝科名嚴訓尤渠渠進學固
無怠即仕其慎諸承歡曾幾何風木倏悲吁追慕復何及首疾心更痗
中間趨明詔皇渥彌寰區祿有不家食官有臺閣居循才覺孱弱素報
知蔑如以茲寵若驚自治如菑畬更念汝四子賦質各有殊當思祖澤
長勿貽汝父虞汝父豈可師不有賢聖歟孝友亟敦勵心性勿塡淤匪
善人莫交匪義財莫需止酒戒狂誕窒慾謹湛濡從欲劇墜石放言甚
奔車言多必招戾惡積終殞軀人生有定分造化司柄樞窮達由天然
富貴非人具斂跡甚勿競閉戶宜自慮但使德學克不愧金璧儲達即
思致澤樂即思賢儒小子敬所植永久期無逾
又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
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
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

食雌雄牡牝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
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
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之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
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
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
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
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
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
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于父子求所以盡其
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于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
別吾則于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于長幼思所
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于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
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
人之名得免流于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

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于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于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劉文靖公教人嘗以收放心爲主嘗語子姪曰吾榮位已極壽躋耄耋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粱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愼歟

陳白沙與李德孚書曰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灌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纔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祇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己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

今事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紓目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而可耳老兄爲我一籌之

楊文定公嘗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

李公夢陽曰子孫貴而賢上也賢而不貴次也貴而不賢則下矣貴不期驕不賢則淫淫則菑其身不然必及其子孫矣子孫非生而不肖則觀效爲之耳人家世修積而後有貴子子貴而不賢則家未有不破者富貴淫之也

陽明先生有詩示子正憲曰幼兒曹聽教訓謹讀書要孝弟學恭儉循禮義節飲食戒遊嬉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猶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王鄉曰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能肖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何限也

楊文懿公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蓋以子弟之質不良而父兄之教不

醇至耳苟有良質産于冠蓋棨戟之門而飫乎涵育薰陶之懿則所謂崑山之玉不鏤自雕鄧林之木不揉自直者矣彼其繩樞甕牖之子雖有雋邁之資而閱書市肆編蒲燃荻其視夫寶軸充棟而金缸銜壁者不已勞乎百舍重趼求師問道其視夫廣廈細旃左師右傅者不已難乎草茅言事十失五六其與夫少習臺閣之儀日熟朝廷之事者不已疏乎故昔人謂士生于世家也至幸又謂朝廷顯秩須公卿子弟爲之者此也然培塿之前陟坯峻極豫章之旁凡木不茂故生于委巷微裔而號克家名亢宗者直易易也而世家之子居雖有淑行人猶曰若祖考之行其止是乎仕雖有良績人猶曰若祖考之績其止是乎非其行與績之丕著有以焜耀其前烈而愜服乎羣心未可謂克家亢宗子也若夫作室弗肯構析薪弗肯荷兀若枯木泊若窮流者又烏足汙人齒頰間哉

何孟春曰古之人行業建當時而名實焜耀於後世未有不藉之文也行業之傳在文然有行業也不患乎無文蓋其人賢者文所歸也文所

歸者不患乎不傳或不傳則其中業或不能無散佚也文久不能弗佚則先德不能以遠著唐昌黎子論士莫爲前後雖有美盛不彰不傳之嘆舂惟士之建立既美盛矣綸言藻辭必是焉歸不患乎無文顧其家父祖子孫爲之前後傳之者何如耳勝國泰和劉氏鍔嘗裒輯宗譜凡先代制誥及諸遺文單牘片劄皆謄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什襲如拱璧出入恆自隨此善爲之前者也國初宋景濂氏題劉氏集謂高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中奉六世孫剛能保此於百四十餘年之後亦賢矣哉此善爲之後者也然則中業之子若孫所以致其前人行業之傳亦惟有文而家藏焉故耳文藏其家其先德所繫之大者豈獨以備宗譜而已上之裨國史次之補郡乘此吾友敎齋家藏集之所爲錄也

又曰羅豫章仲素集前人詩句如杜牧輩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等語以敎子弟或謂豫章一代道學所以誨後人者不當乃爾韓退之作讀書城南詩敎子以取富貴不免爲世所譏杜牧輩詩比之韓公陋益

甚矣而可訓耶黃東發讀韓云此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于後世之飾僞者然則豫章于此其亦緣人情之常而姑以示小兒耳

又曰張縯謂靖節先生高蹈獨善宅念超曠視世事無芥其中者獨于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其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于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春按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都督諸軍事江州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卽日辟爲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耳袁郊甘澤謠載晛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云佗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故耳杜子美贈狄梁公曾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又曰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妻性甚妬張病時謂某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

壑卽爾陰德矣于是出劵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甲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求分甲以劵呈官因見與吾壻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尙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談苑載宋張公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資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原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子與七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實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又曰家之有訓何也問過庭者謂君子爲遠其子而不敎子之答至以責善爲諱噫孔子不云愛之能勿勞乎爲有所以勞之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其養之必有道矣孔子豈故遠其子而欲人毋自敎者正深欲以敎誨其子耳夫子敎之以義方敎之以忠孝古之制不能

廢焉家之有訓非私言也歷代名家敎子篇牘見史集中未容縷舉而家訓有成書則自北齊顏氏唐柳氏始其立有家之內治則宋司馬公暨袁君載所著爲甚悉理精而事切眞可貽訓于來世是雖亦家之云而豈㣲㣲私專爲其子孫計哉傳曰家齊而后國治一正家而天下定其理如此奈何世之君子德不足以厚風俗禮不足以範人倫閨閫之政已難稱於庭墀宗族之法每歉聞於閭里噫若人也身與口違骨肉未免扞格言何有乎訓何有乎吾未見其敎子不能正而有孫謀之可貽也

又曰狗盜之子誇人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而誇之適以揚其醜嗟乎醜可匿也身爲狗盜而欲子之不言其裘之獨有尾也難矣而况非父子之間者乎崔烈入錢爲司徒銅臭之譏其子得白之置身不義者豈惟有愧于人且有愧于父子之間也

崔公銑訓略曰夫小子之學其行愛親敬長事師其役洒掃應對其藝習禮誦書學字歌詩今之敎有作對因習知天地四方草木鳥獸器用

之名其條具於呂涇野小學釋及通梓對類爾爲師者晨興端坐擊鼓升堂諸小子拜已問其日行所敎上項何善有疑礙難推者爲解析其漫無述者可知其怠詰而進之已授書不過一百五十字已講書各熟乃罷已習字習顏魯公帖旣法其字畫嚴勁因養其志意端直已習對核名究義已讀書至酉乃散敎以歸家見親暨長省候之儀日中令羣立歌詩一人倡之衆乃和之詩用孝順三十章及邵子子養親六章漸進之二南及鹿鳴之五三日一習禮禮用本塾釋奠儀本家節祭先祠儀及呂氏鄉儀漸進之冠禮士相見禮射御禮略夫小子喜呼吸而少舒徐樂跳達而少雍遜歌詩亦可以洩其呼吸而趨之詳定習禮亦可以竭其跳達而反之周謹

聶大年論兒詩云四兒五歲六兒三莫與肥甘習口甜淸白傳家無我愧詩書世業要人擔三餐淡飯何須酒一筯黃虀略用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爲官廉

祝希哲示子進士續曰自吾以上二世單傳汝若終鮮兄弟則三世矣

同曾祖之族卽麟之兒有二人麟旣不肖二孺漂落遠外亦終當收之此外無一人矣吾家以善積望鄉郡迨二百年仕顯相襲天之佑蔭過厚吾等僥倖踰分多矣惟獨葉枝單薄殊爲可慼吾旣已老所望于汝倍于他情乃復孱甚將若之何此固自天意人不與力然予年至此際西嵎高而羲輪下曷勝惘惘之懷也作好官建勳名固是門戶大佳事要以次義只是不斷文字種子至要至重苟此業不墜則名行自立勢必然也大率今人處世唯應隨所賦質成就得一二可名于人便是不忝其祖足爲好人善士要必實成無惡于志乃始是了蓋立志固要高尤貴乎實不必過甚開口聖賢也每言及先公前後積累至于吾身却顧委擔息肩獨爾煢煢未始不心折氣沮吾壯強貧苦昕彌棲落使其時不幸死則一荒逸無成之鬼耳晚暮初立門轄支柱世業素日所立文業成名聊以持之下見先人最是一作善之心南直獻于皇穹后壤塞空神明吾能之也爾盛年幸繼華膴偉業弘聲皆可立致然切勿失祖宗以來傳家仁厚本子及方策行墨間也此予素衷因念嗣息遂言

及此嗣息事吾既無不用情者至如禱祈弓韣以降思欲無不爲之今尚未遑嘗研觀古人論議凡求昌後必以陰德爲冠務方以此進切腸膈亦未得下手處不勝焦煩與爾天性之切遍體莫喻偶少暇畢此詞過便聊寫致之

朱以功曰語云家難而天下易然非家之果難也吾之孚于家者難也非天下之果易也吾之動于天下者易也蓋吾之一身一言一動難以掩家人之耳目而片言片善足以感天下之人心至以家爲勢所不行法所不施抑末耳是以君子貴端本善則也易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以此

又曰處家之道安靜爲主嚴肅爲尚而名分尤所當重

又曰父兄者子弟之模本也模本不正欲責子弟之不正也難矣故時時要反諸身而照應這個模本

吳正己嘗以賢爲宛平丞居平舉其先人之訓以示子姪曰大人有言勤而不儉猶之漏卮也儉而不勤猶之石田也保家者以爲名言

黄省曾曰蒙而正者天下鮮矣少思華宮矣長懷黃金矣及其仕也華宮黃金而已履民如塵草然今之世父以此為淑子兄以此為良弟歆之歆歆惟恐其不篤也噫其終弗回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吳明卿國倫為劉明府立嗣議曰士無後而立嗣先王繼絕之遺意也禮為人後即禰其所嗣而伯叔其所生不亦重乎乃本朝約法取同宗而罪異姓蓋謹始以明統云漢以來名賢如伏黯諸葛亮戴胄杜正倫皆子兄弟之子為嗣是於同宗中又以同氣為戚非漫然罔擇也況異姓乎仲將明府生平鬱鬱不得行其意竟無嗣而死郡人莫不哀之蓋棺之日予與其二三執友及諸內外誼親謀為立嗣以主祀事僉以為然乃屬其內弟請于盧孺人曰明府弟商有子四人未知所愛孺人涕泣而答曰夫嘗愛其三郎未及立而疾已革今從夫意可耳予曰善蓋三郎於昭穆相當尊卑不失序且同氣最親又明府愛也于禮與法俱合以問商商曰有諸君在敢不如命因呼三郎就靈几前奉明府之意立之遂令服衰扶杖拜奠成禮時三郎年甫五歲僉謂明府居恆兄事

予屬予命名名曰應孝嗟乎應孝立明府庶幾有後矣焉用議夫議者蓋激于流俗之薄而欲有所藉以保厥終耳吾鄉熊明府之嗣立而弗愛葉明府之嗣立而弗終此其鑒不遠非嗣難而撫嗣難也故不佞創爲是議使告諸家廟矣諸明神曉然示諸宗廟鄉黨自有茲嗣以後諸舅諸姪諸甥並當爲明府愛嗣子而翼之成立勿使小人有覬心勿使異姓兒有禍心以自扞禮法庶其母子安而地下之靈亦安不則熊葉之薄道何以嗣爲

梭山陸先生家制云人孰不愛家愛身愛子孫然鮮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試請言其略一家之事貴于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于孝弟謙遜重仁義而輕名利夫然安寧和睦而得而享也今則不然所謂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倖于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惑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正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

李公鵬舉字起南歸善人以鄉薦歷官同知故苑卿學一之父也嘗遺書戒苑卿兄弟曰家中凡百務要節儉飲食衣服須從朴實一邊自可長久爲人只要存心謹厚不可損人利己勿謂天道無知詩書中所言感應極詳且盡但人視爲故紙耳讀書一節務要謙虛勤敏細心講求忘室忘家忘寢忘食乃可上進予平生手不釋卷每夜讀輒三四鼓動以爲常至今不能取高第徒碌碌一官在人後雖不以此爲介意而見上官禮貌不恭亦未嘗不以爲悔也

又貽其子學一計偕時書曰中後務須謙虛求益于諸老先生長者自當長進勿學輕薄後生凌傲先輩自取損也倘不中授官一節在爾自爲之第恐爾學識不廣不稱師道只宜買內府五經性理四書大全回家閉戶三年自可淹貫博洽纔將來不中亦是有學之士推之治理仕路無不過人

又嘗以書戒其子苑卿學一有曰凡人聚會須要正襟端坐凝定精神聽一人言觀一人行始得與我相透若精神散漫放肆閑談不惟我于

人無益而且落于庸夫俗人之態便終身不得長進即高官大爵亦不過尸位素餐之夫耳豈能使天下之人聞而敬之見而愛之哉爾聞予言便當長記于心終日夜苦心于學使學問長進則不患不到昔賢地位矣此便是大孝此便是善養其親若復如在家時好遊佚好眠睡好酒食則吾無望于爾矣不可不猛省也

又既得苑鄉學一登第之報即貽苑鄉書曰連日臥床望爾佳報十三日發一夢頗奇知爾必中矣既而十七日巳時走報果至信有徵哉此皆先祖父積德累善以有今日非為文學便可取科第也宜深知此意時時不忘為善之念須當垂久悠長子孫繩繩相繼最不可自滿自是予嘗看世人便矜誇放肆眼中無人居官則凌虐小民居鄉則傲慢長上眼前一時光燿其後豈有不凌替者哉爾閒中細思之不必舉其人也

霍公韜曰自來士大夫凡有權勢者多難保有終譽雖其本身不修實德不足所致亦一半由家人兄弟妻子累之也子之不德固惟日恐畏

眞如臨深眞如履薄如兄弟亦幸深體此心謹身愼行齊整家法不干非義俾子早早致仕同去保全令名鄉人稱之曰我嶺南士夫保有終譽惟某氏一家而已豈不美哉惟兄弟深體此意勿相負累是所深願也享富貴須有實德否則鬼神不佑前後傾覆何限可畏不可恃幸常以此帖同宗族丁寧戒勉

又戒子姪曰童生經書未熟三場未通勿送進學恐因入學又壞了與璞等如不早來書皆生了務外馳騁之故與夫書却熟了今詩經到甚風歲盡詩經皆熟了如來歲還着通熟書經春秋乃許進學如書未熟進學無益也

又戒子姪書曰本家有事干擾官司否如本家少有些事干及官司彼則卑視我矣其卑視我又何足惜我一人行檢於兄弟何足重輕哉但恐贓官窺我卑了遂無忌憚貪婪害民則我之罪也天地生我國家養我將以福惠天下我不能惠天下又從而爲贓官窩主俾有所恃以害民是重得罪天地也我子孫他年尚望做好人乎幸兄弟體此意爲子

孫植此福俾渠有所依賴也此帖尹先同體剛到祠堂熟講之使兄弟深體之仍留爲子孫後日無窮之訓

又曰後生子弟聰明有才思者最易壞父兄能愛者當憂之可也近時若湖廣黃岡王體民濟郎中乃子王廷陳□自幼穎異少年即發魁春省報捷至其家體民曰不中也罷壞了此孩子既登第選改庶吉士在館每有凌忽前輩之言未幾以論列落郡職輒與部抗背近見邸報發其貪酷數事至不可解者此有才以致之也若體民有若是語亦可謂能憂者而竟不能約束之以全其愛何哉又殆等于不明不慈者矣

又戒子孫書有曰凡官大則惡大官大則禍大語云一代爲官三代爲丐謂官大作禍也又凡公子皆夭如梁厚翁五子今存者惟一人餘皆年不永陳夢祥憲副惟一子年不四十何都憲宗易兩子年皆不三十羅大參一齋長子年僅二十楊大理愼軒長子年不三十陳方伯仲芳兩子年皆不三十何大參汝玉僅一子年幾三十且絕嗣李方伯汝善僅一子年僅四十豈天皆不祐公子哉非爲人父喪心保祿滅絕天理

貽促後嗣則爲公子者憑恃貴勢作孽逆天自貽伊促又不然則肥甘口實如豢豚犬日求充碩自促其命者也予嘗歷敍要官公子生平長短作公子傳以警戒人今未就緒惟此論不可不使人聞之也

又曰處家之法必家長極嚴然後人心畏憚各兄弟子姪須當守家長之法然後事體歸一雖所處有未盡善亦須委曲聽從事苟無害于義亦只以家長之說爲是但家雖以嚴爲主而兄弟子姪或未必就能一一循理亦須以漸教戒不可遽然責怒太過致人情不堪若婦女有不達理亦宜含容待其自改若一一計較小事即爲家長者全是亦且非含容之度矣又何以禁彼之爭耶

又戒子姪書云前後書回無他屬只願兄弟子姪勿生事爲我累家中如此儘勾了若不知足是得罪天地神明也子孫後來尚有好的留些福與他勿享盡做盡折墮子孫也只爲我整完南樵書院我不久即歸歸即攜家居南樵死即葬焉人生歲月更有幾何不久死矣兄弟亦宜念此可也死後復能帶田地金銀入棺中否生前勞勞徒取人怨怒取

人冷談冷笑他日子孫過人口齒皆云渠祖父平日稔惡今累及子孫也此語近俗而極眞世人累驗兄弟子姪宜深念此人寫一本置之座右可也

又曰揚州卞家五世同居朝廷爲立牌坊近日乃恃其富盛凌呑鄉里占人田土被人訐訟掌家者猶不知改過反攀附權要爲之庇護每年送夏尚書銀數千今雖得夏爲之冰山然惡名已滿爲衆所棄爲法不容他日必將傾覆殞身滅族皆所必至不如不同居之愈也此事足爲明鑒太祖初年凡大族皆誅且徙惡其呑食細民也只義門鄭氏一族保全謂其守禮義崇儉素不害鄉人也足以爲守義之勸自古亂世則大家先覆財穀爲人所利賊爭取其家殺其人取其妻女奪其財物雖盜賊之常亦天道惡盈爲富不仁鬼神皆降之禍也此足爲後世明鑒爲人父祖須積德義爲後世須保性命可也父祖累世積德子孫一日不善猶致傾覆蓋成之難而敗之易也况無積德之實望子孫他日能享富貴保身命不亦難矣皇親張家今遭極禍亦昔日積不善所致也

揚州高尚書一百頃田五十萬銀一日抄沒亦平日積惡之所致也且追及親戚子非道人之惡欲兄弟子姪視此以爲鑒也

徐文貞公有孫曰元春舉進士公貽書發明敬肆之義誨以堅志力行勿怠勿恐交遊中有慕悅勢利者談說恩怨者厭怠職業者先鮮腆服食者耽色湎酒者一切謝遠之必卓然不惑乃成大丈夫毋負我旣授刑部郎公復貽之書謂得此官有爲汝不平者誤也吾殊爲汝喜夫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勉之勿生厭薄而志遷轉則汝福耳進德修業汝衣食也衣食之苟具而可驕人乎哉如互相標榜高立門戶非獨乖遠害全身之道爲己之學故不知是

張東海有仕宦子弟詩曰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華奢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所誇勢或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知愼德業庶幾永無譁

李元薦曰吾不善治生無財物可以遺吾子孫惟有住房二所與薄田十餘頃耳此物非長久享用之物但據見在不容不分其餘衣服什物

俱不甚佳待吾夫婦身後議之亦易分也所謂長久享用之物却是何物積金固不如積書又不如積德又近于因果畢竟如何方是在吾子孫思之耳

又曰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守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這片田地全要耕種則日漸開闢朱文公所謂有無限好處是也吾生平只知貪逐世味將此田地一向抛荒雖僥倖富貴無毫髮受用抱病終身尫羸度日如朽腹之揚終不可以耐風雨不過苟延歲月而已吾子孫稟吾衰薄之氣不言可知必須以吾爲鑒庶可以存吾宗祀乃謂孝也所謂方寸地是何物則有聖賢典訓昭然具在可考而知也

王文肅公與余勝峯知府書曰僕浪遊遂久恐家奴宗黨有藉藉氣勢以干公法者倘事到臺下不問是非但指及不肖名一切重處乃慈母嚴師生我而兼愛我也千萬留神

又與王對滄兵道書曰不佞繫官萬里家鮮兄弟所謂先人薄產遠寄海壖家人宗族皆在焉誠恐耳目不及易爲奸利官司或以不佞之故

壅于上聞敢冒昧布心腹於從者事無大小人無親疎一切以法裁之又並海居民頻爭魚鹽舟楫之利此尤非搢紳家所以染指先詹事每諭諸宗以此爲第一義地方有司官所具聞者也更望嚴爲體訪有犯者比齊民加等下情幸甚

又與柯立臺提學書曰記得前年有母族一人假書投院因得科舉僕至今猶恨前院之欠明公臺遇此不問親疎盡法繩之乃爲眞相知耳

申公時行與馮大尹書曰東南之民憊甚待澤仰沈所望于父母者固殷且切幸留意焉若生之菲劣向來約束子弟不使毫髮干紀解禁父母誠欲行法當自寒家始有犯必重治有逋欠必嚴追以風示一邑以免不佞于大戾則受賜無量

俞明時松江人今僉憲汝爲之父也僉憲在官邸公前後寄詩有云平生一段忠君胆付與兒曹向日傾又云七試今吾老三遷爾獨遲但行忠義事自有鬼神知又云人品官階難兩全居官還要品爲先又云爲官若有身家念多少塵埃置腹中

張居正訓兒謀曰汝幼而穎異初學作文便知門路吾嘗以汝爲千里駒卽相知諸公見者亦皆動色相賀曰公之諸郎此再先鳴者也乃自癸酉科舉之後忽染一種狂氣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頓失邯鄲之步遂至匍匐而歸丙子之春吾本不欲求試乃汝諸兄咸來勸我謂不宜挫汝銳氣不得已黽勉從之竟致顚蹶藝本不佳于人何尤然吾竊自幸曰天其或者欲厚積而鉅發之也又意汝必懲再敗之耻而瀕首以就矩矱也豈知一年之中愈作愈退愈激愈頹以汝爲質不敏耶固未有少而了了長乃憒憒者以汝行不力耶固聞汝終日閉戶手不釋卷乃其所造爾爾是必志騖于高遠而力疲于兼涉所謂之楚而北行也欲圖進取豈不難哉夫欲求古匠之芳躅又合當世之軌轍惟有絕世之才者能之明與以來亦不能見吾昔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騖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今追憶當時所爲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甲辰下第然後揣己量力復尋前轍晝作夜思殫精畢力幸而藝成

然亦僅得一第止耳猶未能掉鞅文瀉大標藝苑也今汝之才未能勝
余乃不俯尋吾之所得而復蹈吾之所失豈不謬哉吾家以詩書發迹
平生苦志勵行所以貽于後人者自謂不敢後于古之世家名德固望
汝等繼志繩武益加光大與伊巫之儔並垂史册耳豈欲但竊一第以
大吾宗哉吾誠愛汝之深望汝之切不意汝妄自菲薄而甘爲轅下駒
也今汝既欲我置汝不問吾自是亦不敢厚責于汝矣但汝而加深思
毋甘自棄假令才質駑下分不可強乃才可爲而不爲誰之咎與己則
乖謬而徒諉之命耶惑之甚矣且如寫字一節吾呶呶諄諄者幾年矣
而潦倒差訛略不少變斯亦命爲之耶區區小藝豈磨以歲月乃能工
耶吾言止此矣汝其思之

于愼行曰王鎔賛張文禮爲子而族滅於文禮王處存養劉雲郎爲子
而族滅于雲郎此叔孫豎牛之禍也佛家寃業之説語涉誕漫以此推
之殆有甚焉

葉向高曰自三代以前卿士大夫不少乃世德淵源庭訓著稱罕有考

見惟魯國大儒本之叔梁紇聲光萬禩而子輿亞聖擘自三遷母教章
矣而尚不及父蓋其難也然鄒魯之間餘風所被飭躬勵行澤道德而
湛仁義之君子常不乏人而後嗣弗揚闇汋而無稱往往有之旣擅姱
修文開哲胤壽考令名保世滋大生人之倫此爲踔絕矣
厚生訓纂曰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爲名皆不可令
入人家凡脫漏及引誘爲不美之事皆此輩也
楊文敏諸子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其教子者皆聖人之
道也有訓子序其序曰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旣生也則有姆
師之教其自幼之長也則有詩書樂禮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
教之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嘿之間承誨訓之勤
習見聞之熟由是邪辟之念不萌于心非禮之事不干于志蓋其德性
之美才行之懿皆得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其
人無不賢者良以是乎迨至後世教法不立有子女而不知所以教有
父師而不知所以學由是放肆淫佚實行替踵貿貿焉以自恣于禮法

之外者衆矣欲求其成人者豈不難哉予于公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掇其切要類爲一帖名之曰訓子編以藏于家俾爲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德性之善而不至于放辟邪侈以爲不肖之歸則幸矣至于傳世垂教侈則非予之所以敢僭也

往行

郭公英開國勳臣不治田宅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嘆嗟良久曰廷臣若某之忠誠樸實諸人不及也

解縉與兄綸方侍其父筠澗公側聽講時卽以朋儕一時所傳誦者語于筠澗先生之前曰朝廷初開甲科之年榜首吳宗伯卽出撫州今第二次殿試而榜首練子寧又出臨江會元探花黃子澄又出袁州二子雖未第一皆授翰林修撰矣大丈夫故當如是也筠澗先生曰克去一切妄念乃是眞實舉子爾兄弟尚試思之甚毋躬蹈不幸于少年子也

王公景自幼穎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尙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棼蓋求性命道德仁義之說期于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殆遍發爲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郡邑交薦不就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生命箕斗此其兆也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立身行道非止於事親當移忠于孝也汝其勉之公拳拳服膺雖屈復伸終躋顯用以宏才碩學爲當代文人

王升德清人洪武初坐事繫刑部獄時升子瑱爲平涼知縣升寄瑱書戒以居官廉潔撫民仁慈報國忠勤處己謙敬買附子川椒經稅而後寄來獄吏搜得其書以聞朝廷下詔褒美賚白金百兩絹十疋附子五枚椒五升免其所罪復其家

王文端直在吏部其子爲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到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王忠肅翺爲吏部尙書忠淸爲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

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第則防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也裂卷火之

羅整菴官兩都時留冢子視家事訓飾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好人窮貪嚼不爛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巵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定分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訓誨授之而誨以忠信篤敬云

王端毅公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一女適宋監生止乘兩人所舁肩輿

方俊字彥卿東莞人涉獵羣書景泰癸酉舉于鄉授浙江義烏令改廣西滕縣所至廉能有政聲俸入惟購書籍不事產業曰吾留心田遺子孫就足矣

張如宗大名人少家貧力學以端謹聞貢爲鴻臚寺序班轉光祿寺丞擢四川參議子倫登天順丁丑進士遂投劾還故里曰唯躬鋤蔬灌園

以自給倫官太原太守便道歸省郡太守過候留與飲倫腰黃金手持饍上饌鞠躬待命如童子禮饌既具即退下立廡下太守邀侍席倫退走不敢當如宗謝曰幸君侯過蔽廬老夫第主之吾兒特將酒耳郡太守惶恐起去乃不得已始賜品食廡下竟不敢側席其方嚴之旨類如此

楊春字元之號留耕故大學士廷和之父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僉事封光祿柱國尚書治家嚴甚閨庭整然無敢輕出入者雖諸孫燕見不命之退不敢退敎諸子必舉先賢言行爲說雖小過亦不貸嘗曰修身正家吾人分內事居官能推之國與天下乃爲實用先生既位端揆猶以書諭戒宜以禮法自檢勿侈勿怠勿苟狥人意其諭太常廷儀亦然

李封君故大學士東陽父也東陽同考禮部有南士以白金三百兩屬所親告封君封君辭之其人曰不猶愈于貸乎封君怒曰吾父子寧窮死豈可爲不義辱東陽比考南畿例有供張封君曰慎勿納且酒雖吾所愛亦不可挈獨不聞蕭苡事乎東陽皆奉命惟謹後拜學士之封具

朱衣請見客輒麾之曰吾不慣此燕後或得寒疾時値廟齋東陽歸侍湯藥趨赴院曰還令方急毋以我故犯法其恭愼至此

蔡潤字懋德吾江人清之祖也生平重先祀昧爽謁祠堂已乃出治事夕復謁始就寢祭必備物或病弗克與則飭子弟惟謹身以勤敎孫清出就傅旦必問曰清入塾未則戒之曰汝貧家子不可作富貴相見其字畫不楷則曰亦是學也奈何不敬凡器物或損壞未嘗介意獨于書甚愛護每戒子孫曰吾於此雖不甚解然聖賢所著要不可蔑視且吾先世遺物惟此耳汝輩愼守之見孫綴服爲新製輒蹙然曰何得効俗兒女子態也

李璋字士欽以任子歷官太常少卿故相文達之子文達常誨以學貴通古今務踐履勿爲近世舉子業故君兄弟不事場屋進取英宗常命中貴人諭文達家以子名來上將錄用之文達辭曰臣子璋幼方就學何敢冒寵英宗嘉嘆而罷及文達薨憲宗卽喪中特旨命君爲尚寶寺丞

王公信字君實歷帥雄鎮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初總兵權者皆爲子孫奏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劉忠宣公嘗云予在本兵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耶討得來

萬貴諸城人充吏坐事謫編戶覇州成化初以女爲貴妃恩歷錦衣衛指揮使徵時曾執役公門頗知禮法每受重賞輒憂形于色見其驕奢過度則戒其毋妄費曰官家賜物皆注于歷他日復來追汝無以爲償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羅文莊公欽順致政歸每平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羣從入敘揖畢端坐觀書雖獨處無惰容食恆二簋服無侈麗居無臺榭讌集無聲樂宗戚率之而興于孝敬閭里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姪僮孺罔不守其約而歸于謙靖謹飭初公昆季三人並起高科季弟中丞先卒仲弟憲使公亦未老乞休德義相淑怡怡如也

吳都憲訥既致政家居其子侍御公巡江至通州慨然南望因其親舍

止隔一水遲渡歸公怒甚不容見所居離城三里縣官聞之皆來迎謁因代請再四乃許入門跪庭下大數其私歸之罪良久怒稍解立遣渡江不容升堂

馬文升爲左都御史時子總以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外者

常熟吳文恪公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父多行不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爲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太母嚴乃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之嘗以授詡且述當時錢捷後謁見命執掃除以折其少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哥教者眞是能教受者眞是能受汝孩兒當知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尤是今日士子一頂門鍼也

費文憲公在翰苑時與同年關中某公同事一日對弈爭勝戲擊某公頰某公不悅然絕不言第自疎耳公悔日至門長跪請罪某公絕不出

或以其事聞于費公尊人尊人大怒封一竹箠令公自朴于京邸公持父書及箠三登某公之堂自朴者三某公始出抱首而哭公曰罪在我公何爲哭曰公尚有父督責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是以哭耳自是驩如平生兩公篤孝可爲執鞭如費公亦胡可得也

鄭公埜初任陝西副使有聲其父子輔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以安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典秋闈聘典文衡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詒笑于人又以書罵之公一念之孝爲此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益高

韓紹宗教子一以義方公在堂諸子非呼召不敢過其前僉事邦奇爲文選時嘗寄衣一襲輒戒之曰但當盡心官事勿念及此也疾且革猶以忠孝道德命諸子宜其所立偉然而四明楊公守阯以爲古人何如

也

王封君夢祥字奇徵王文肅公之父文肅公兄弟每就試君必攜以行僦舍擇避諠而遠囂者與同臥起每出則鑰其戶牡母舅吳公笑曰兒子邑邑面牆何以發文思封君徐曰如舅言曰見市曹子鮮衣怒馬者其文思不當大發耶吳公頷笑而已

張春鄖陽府學生爲人剛介苦學七歲省試名重全楚貢授浙江斷事居官以清謹著九載考績浩然有歸志抵家輸宦囊以周族里之貧乏者常曰子孫強如我要錢做甚麼人皆敬服

張文懿先生家故田居躬操器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耰跪迎在司成日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而被笞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屠公大山嘗爲吉安知府吉之屬邑王尚書學夔者由選部陟大僚有子橫理中公悉剪其翼子畏而折節爲儒生尚書每語人輒曰使君去我一嚚子而益一賢子仁哉使君乎人蓋兩賢之

郭公宗臯既謝政歸出入里門不設車蓋時行田間常有小兒數十輩隨之內政整肅子孫皆布衣芒履無所紛華家雖不饒而供養甚備朝夕上食祝哽咽環列左右夜則更臥榻前候其欠伸終不敢離人以徵公訓焉

鄭儒泰字□□故端簡公曉之父端簡公小字阿文少好嬉戲乘屋緣木蹻捷自喜八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逐羣兒塼塼循湊塹捕蚌也里中王生見之謂其父儒泰曰阿文昂額豐顱蒼顏鳳目相當貴奈何不令學哉儒泰曰吾父積學一生乃官提舉吾學數十年卽碌碌不自拔吾父子教授鄉里中弟子凡數百顯者凡幾讀書良苦又以苦之子耶久之取大學序文試令識字則盡識解以字義又盡解于是授之經傳不半載遂通尚書論孟大旨父喜益傳以諸經子史且指古人成事列其臧否誡之曰如彼則富貴無爲也端簡公少時又嘗錄步天歌及天文諸書每夜步登城樓觀星象封君取書焚之曰此律所禁且遠視星日喪明之道古人精此少善終者戒勿習癸未登進士將廷試學士中

峯董公玘來顧公出己未制策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命公爲文曰此元老石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君艴然不悅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卽通謁相府他日何所不至汝弗聞張師德劉元城事乎公遂辭中峯中峯曰久知尊公能教果然也

陽明先生在廣西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儆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德薄于良醫藥可療夫眞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耳其言未必足法又謂其言

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茍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擕爾曹切磋朝夕砥礪吾何樂之偶便先示爾等勉焉毋虛吾至望

勾章柳塘楊先生名臣也任至方伯家無擔儲性至孝而絕憐其猶子小洲公宦轍所至必與同寢五鼓卽俱起公服拜天地入問母安出而誨其小洲公曰爲人不忠不孝便做了狀元宰相也是枉然訓畢命小洲公讀書而公出理官政自是晨以爲常後小洲公亦薦鄉書爲名邑宰有劉寵一錢之風小洲公子見洲公飽學卓行不異郭有道見洲公次子卽今太史守勤也丁酉浙闈第三名甲辰聯捷會狀識者以爲世德之報

楊文忠公廷和居家儉素食不兼味所衣自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

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處同于寒素

林繼賢莆田人嘉靖五年由舉子授徽州通判溫良謙厚小心奉法其父嘗寄書勉以清行貽一履表裏純清繼賢曰履履也欲予履清蹈潔眞純不雜也佐郡七年公清如水長老言清官動曰林三府林三府云

萬吉字克修宜興人嘉靖□□以貢爲桐廬訓導時二子士亨士和舉進士公每遺書必曰願若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

吳處士丁森南京吏部主事奉之父也以身不遂士業比得一子喜其頭角嶄異曰此足以畢吾志矣遣從師遊日督厲成業或乏束修以上卽鬻田以繼之得價徑歸之師無少留吝曰寧棄吾產毋寧棄吾兒云其後產益薄而心益浩然若罔聞知

羅念庵公既及第嘗侍其父雙全公于家公訓飭不殊童稚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

陶大中丞大順仕宦凡三十年徒仰祿入居楚日至斥私奉金二千兩以繕治省城及長閩藩完錢穀之任最久猶謹嫌疑每出納監以郡佐

涉筆署封而已嘗謂諸子曰吾意欲爾等貧以爲更勝于富故生平田產無所增加

萬公士和嘗爲少子曾營居地方治垣見一巨石材可作假山者公命碎以實垣工難之有謂公卽不用徙于他人不猶愈耶夫石未易擊擊石何啻百垣力也公正色曰古亡國敗家斯一祟也不欲祟吾子而可祟他人耶竟擊之

高校字國秀無錫人今進士攀龍之父也攀龍試諸生不偶難于見君君趣入呼酒爲慰曰數也且患兒不讀不患兒不偶攀龍爲諸生非久薦于鄉君顧楸然不怡攀龍跪問曰大人胡弗怡也君曰吾憂爾之從縉紳速也爾所知者博士言耳于世故未數數也勉之間呼袎怡入公府君輒驚曰得無從諸先輩往居間乎毋以一時贏而棄若平生攀龍謝不敢乃已嘗衣新衣而見君君曰吾未辨汝何自得之蓋身故恆布素而已弗之辭弗易食不再肉故用恆饒蓋自力爲儉吝或訊君家幸饒胡自苦乃爾君曰此吾分也吾不敢妄出是以不敢妄入

何封君世錦字伯絅興業人何公以尙之父也有四子以貢嘗爲南雍府照磨以孝行薦前是嘗戒其四子曰若曹異日拜一命但爲天子官勿爲私家官但爲庶民官勿爲子孫官蓋名語也

董公應軫中年家居時直指使者公門人也其秋當主監臨欲中公子先時緘書起居公密封所擬秋試經旨寄公公發書覽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士毅故亦積學負俊才者後科還別直指監臨亦卒中式士毅

余公繼登字世用交河人丁丑進士歷官翰林學士諡文恪居官廉以節儉佐之操持甚苦然未嘗以行驕人終身不置姬侍不營家產曾學士朝節過其家茅屋數楹蓬蒿沒人嘆息而去執法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楊夫人欲求爲道地公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置之卽郡邑小試終不肯爲一言

號三泉公參江藩

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尙德愼氏爲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姻里多不悅在京日譖于公所時耿公楚侗以事謁公意欲解之以同年

故嫌於啓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故知尚令必廉潔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卽尚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吏不少貸其操可知已耿公退而嘆賞公明決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爲諸公卿道之謂凡爲鄉搢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朱封君琯字懋卿漳浦人故司寇天球父也司寇以進士爲南禮部滿考至京而適有楊忠愍公繼盛之禍殯于城西寺出哭而賻之楊故論劾分宜相□者人爲司寇危公曰命故自有屬彼復何能爲及司寇遷太僕公則曰兒漸貴漸捩人眼目得無以直累乎穆廟初元司寇果以忌外調歸侍公二十年公雖愛司寇而待之嚴每莊坐侍立竟日誨諭亹亹皆先聖格言不及家事每怪士風日媮薄居恆嘆曰吾睹夫簪笏者非復故衿裾之步也子孫不必仕當轉徙深山中可矣

陸太守化淳後起家處州雙額不欲行親故強之乃以田廬之半授其伯子伯符仲子兆登孝廉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耳胡委之以此公曰吾恐孺子不察吾意妄謂仕宦可多得吾授此裝冀杜其妄念俾不得

不就儉約耳公平生一切服御不事華侈歲癸未製一冠入處猶冠之衆以左于時嗑然羣笑公若弗聞也者所授諸子室廬皆在孝廉時所營創後周恭人嘗請稍廣之公曰居旣廣則凡資生者皆當稱是且一子旣然三子不容異同是吾爲牛馬無已時也自壬辰釋褐逮丁未蓋十八年未嘗益一椽

黃裳字子重錢塘人今大參汝亨之父也汝亨字貞父辛卯貞父舉於鄉賓友咸走賀先生先生不色喜謂貞父曰吾家世寒素而世積德必有以文學顯者然吾困諸生以老而起自孺子孺子勉之哉毋穢我即鮮衣怒馬軒車高蓋而以誇閭里吾不忍視突梯滑稽緩頰巧資而以苟富貴吾不忍視吾屢跂汝而乃晚成雖然閱歷多矣今而後而不遺吾憂者乃吾子也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南城人嘉靖乙卯江西舉人不赴會試嘗以本省撫按交薦以翰林待詔徵之不赴學者私謚爲文統先生年十一事在川黃司訓年十三公時志廣莫羈經典墳史咸喜博觀人曰無已荒

乎黃師曰譬之豢龍隨其所嗜豈必以膏粱耶公時氣勃莫遏心所欲爲果銳必達人曰毋已戾乎黃師曰譬之豢虎隨其所如豈可拘縶

輔國將軍拱樻鎮國宸濠之子也嘗選先賢懿行訓誨諸子孫嘗作家訓一篇其辭曰若幸弛負擔而晏爵祿毋以世及罔或謇于禮汝毋修于聲毋湎於酒毋作驕淫毋囂于訟以顛覆厥家汝有子若孫迪以詩書毋姑息是肆以戕厥性汝友朋以臧勿邇便佞善柔毋豐殖貨賄以買怨汝御臧獲羣隸亦維莊厥身維孝維忠克昌厥後毋事巫覡左道汝祖高皇帝尚有垂訓念之哉

黔國公崑居常家人子弟中擇其俊秀者習字學使之錄家乘及古今異書強壯者有力者讀兵家書操演武事蓋恐其閒逸無所用心或博弈飲酒漸至驕惰也

周瑛字梁石號翠渠蒲田人□□進士歷官右布政使生平清忠自勵慕趙清獻之爲人俸祿之外一毫無私公子弟有諷其置產業者乃厲聲訶之曰汝第勤耕力學我不爲汝所役使也見著綺羅者則曰此天

物也汝輩可易用乎

朱輔故郕國公能之後謚榮康素嚴重燕居危坐如見大賓定襄王侍立終日無敢欹側每朝會出入必衣冠迎送于門

劉文恭家訓素嚴仲子瀞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毋利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無他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杜司寇銘有女適漢州牟鳳鳳死公往弔之載棺及斂具以隨謂其女曰此我為汝未亡人計也見者皆服公之高

陳少司寇璋閑家有法雖頑慢亦知以禮自度子姪有讀書向進者即喜而不寐從弟侍御君豐少聰慧教且愛之曰亢吾宗者必此弟也遂使與子歆隨京師受學凡自公退食即以經史相問難至夜分不倦故辛同領鄉薦及侍御公出仕以宦道迪之至子歆屢不第慰而諭之曰汝但讀書制行無愧古人不使先聲隕墜足矣固不以功名為汝苦也

潘公琴青田人舉進士嘗以南京所給半俸屬其友項司務文祥市二幣以獻封公公怒曰汝始仕何自致此物是豈吾爾望者君數書自明

實所得常不敢用非義爲辱公猶未解至以項書及故緘報公公乃信

公諱沆字克明

胡公富嘗語諸子曰予官居四十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者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等宜毋忘予言

朱公垂父鳳嘗教公曰汝當勵清操無以家爲慮予一盂飯一裘一葛之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坎坷內抱安天下才竟泯泯草木間汝幸逢時其立功爲孝乃父後以垂貴贈官都御史

嵬嵩鄭公持家甚嚴凡接見客會計家務皆有時傳語各有人家人遵之不敢違肅然如官府

牛太常鳳居家凡子若女雖孩提言色不少假嘗曰凡不肖子皆母匿不父聞終致失教耳

張布政賢嘗教子孫曰資性可讀書者教之讀其不能者盡教之農愼勿爲吏壞身心辱門戶也

吳方伯揚歷仕久家政悉其兄昭訓謨訓所綜理公友愛尤篤子孫有營私者公作書戒之曰家之隆替係乎公私而已吾幼時與二兄並力一心未嘗私一錢尺帛汝曹生豢養不知稼穡艱難不務耕讀惟營私而婦之惑恨不執汝告縣官宜速改悔不然幽有神譴明有國法諸子姪皆畏服一家大小百餘口同居共爨無間言

吳憲副道寧致政歸以耕讀爲事每訓子曰汝祖三十以後始發憤讀書或夜無油就月色讀書尚能明禮經中式刊文汝俱年富燈火不須營幹止宜努力諸子或不能背書卽掩卷朗誦一遍曰我年六七十尚能背誦汝後生反不能耶諸子感奮力學守中遂登進士第臨終不及己事第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但教子孫讀書爲上策耳

潘廣文才教子弟以容忍爲先其教之之法務在浸潤薫陶不遽加譴訶其言曰子弟故不可不教但成敗自有定數徒傷至情無益也其教人子弟亦復如是

孫博士貞有子四人長曰良爲御史同居每夕歸必問今日治何獄當

則喜有不當切責之以是竟能其官曰恭爲翰林編修分月俸致養卒不入升斗爲己費壽以欽賜金幣不發封輒還之而報以書曰我俸長足爾宜自養爾廉勿復致也曰儉曰讓亦爲教職初欲五子各專一經尋以長子曰溫有桑梓之託取外甥鄔在恭以足之其後子孫皆有成在恭亦第進士爲御史當時稱善政者必曰孫博士孫博士云

王公蓉訓課子姪寒暑弗間分授諸經延名師不恤所費正色曰汝曹愼努力爲之進取有命非所能必但求在學足稱好秀才於鄉可語好男子我之願望亦若是而已

劉指揮蒼雅好儒學而職事不遂謂其子麟曰夫讀書可以建功業濟斯民吾已已矣小子其敬之於是有趙經先生者亦千戶也明經而習舉子業然遵禮尙志旬月之間不越戶閾篋中藏二青布袍必祭先壽親訪賢也沐浴而後著之卒事猶藏焉公以爲賢遣麟師事然無以贄也每獲折俸布帛以布自衣以帛贄趙趙公以麟貧不受公曰不贄無以遣吾子也必贄之

于封君玭有五子其長不聽讀書曰是兒不羈甚儒而不羈則益其疾不如使守田種瓜而美公一日見瓜生道傍大怒曰人皆畏汝不敢食道傍瓜汝橫甚矣折挺杖之

劉璧號一齋卽樂澹先生孫三子也每訓誘子弟必使端立正坐出入規矩然後授以句讀或尤其迂闊曰文藝末事耳苟不收其放心其何以爲受教之地耶

申鑄字鎔範大名人性端嚴有家範諸子自黌校歸猶俾之入田力作曰使知所本長嫁女使長子持數十金入臨清市奩具遺金反命曰道遇談易者悅之遂忘金卽置不問以吏事就選仕爲金壇簿偶遘疾數日漸劇嘆曰吾居官不苟取金死何以歸塟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餽兒贐者幸勿憂大驚詬曰汝敗吾生平矣遂面壁臥叩頭百解之竟不還顧而卒兵部員外郎燧乃其曾孫也魏人咸曰申氏蓋有世德云

前言

方孝孺重譜篇曰尊祖之次莫過于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諱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由其身緣而上之至于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耻名之汚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自以爲上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

發于朧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恆人而縉紳大儒多興于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于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于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于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恆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于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者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于身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力之所能遺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于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

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解縉曰蘇氏譜獨詳所親余嘗謂其用心之不廣歐陽公稱其族來自唐末不顯乃不知萬安有梁國公墓碑尚存實沙溪之祖本李周將臣與宋太祖爲布衣交太祖受禪義不屈其沒也太祖強封焉則歐陽考據之大謬亦其未嘗履歷於江鄉耳至如曾子固作譜而與史記諸書皆不合王安石作蕭世基神道碑以乾貞爲南唐年號二公尚如此故知國史易而家譜猶難也

又家譜序曰予自幼務此參之傳記訪之遺老廣之于異聞歷之于山境舊居必履指古墓必拜掃名家姻譜必借觀而詳審焉先祖片言半語必手抄而質問焉抽金匱石室以驗于古考曲譽妄毀以徵于今自生七年至于今二十年間未常少懈

葉公盛曰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譽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爲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敍譜幾五十餘家自昔文人序譜蓋莫盛于文貞者文穆之嚴近于義

文貞之厚近于仁

楊守陳曰族譜蓋與宗法同所以尊祖敬宗而收族者也天子則有世本士庶人則有家牒其來尚矣在禮天子僅廟七世其下遞止于顯曾祖考近止於顯考皆已去墠爲鬼則高祖以上且莫聞況遠之尤者乎服自緦而竆袒而殺至親屬既竭食或不輟則四從兄弟亦或多忘況疎之尤者乎又況離析于百千里之外者乎若使遠而百世之祖疎而百世之族舉在目前而勃然與其敬收之念者其惟譜爾然委巷之氓固不知此至于名家巨族亦多缺焉間有作者後莫能述于是晚宗遙冑蔓斷而不復續雲散而不可知逮乎歲與世益遐楮與墨愈弊前作泯矣後生懵然雖欲尊厥祖而收其族於何徵之

李東陽曰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皆以佐天子治天下國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典籍也典籍不具不可以爲國具而不實其弊顧有甚焉者惟家亦然自世本不作譜局不置而天下之宗法遂廢其爲譜者或又傳會冒妄慕華貴而諱寒畯君子以爲不足信并其實者疑之譜所

以傳信而反召疑則雖無作可也

又曰自宗法不行于天下士大夫始以家譜代世本然惟其族之賢者有之及派衍而指衆亦惟其人之賢者其後不廢顧兵燹之摧剝道途之遺失或郡得一族焉或族得一人焉其幸存而未泯者誠不可以忽而視也夫譜存則祖宗之名系行業皆可考而知可據而守孝弟之心不容以不生念祖修德顯親揚名之行有不容已者其于倫理名教實亦有助焉知存者之有助則知亡者之不能無責也世世之亡其譜者不能盡責而亦有不足責者然則不於士大夫之賢者其誰望乎

又曰今天下非士大夫家莫知爲譜幸而有之乃或牽合附會冒他人之祖考而不知其非則雖眩于一時而不可傳于後世其弊有甚于無譜者是譜固不可無而亦烏可以易爲哉

徐文靖公曰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史不作則國之離合治亂人才之邪正進退政治之因革損益皆無以昭往昔而示方來譜不作則世系之所由始昭穆之所由分皆懵然不可考譜之作其猶有宗法之遺意

乎古者宗法行世系之相沿千載不紊自漢以來宗法始壞然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則猶有可考也五季以降官簿或廢其流之弊不可勝言有志于復古者可不加之意哉予觀近世巨家譜系散逸十室而九雖號稱士大夫亦往往有籍談之忘不然者又或有崇韜之附亦可慨已

何孟春曰古者重原其世剡子之言著于左史魯衆仲輩善論姓氏見稱于國宗派之傳族指之繁疎戚久近昭穆尊卑之列固不容無考也籍談不識其先而郭崇韜乃妄哭他人之墓取譏當世何如哉世之爲大家者譜故必作然必要之有據而後可有據則實實則明明則可傳無慮于繁而自別矣

王錫爵曰孔子論夏商之禮而嘆文獻之無徵夫夏商去孔子未遠而譜籍漫漶已不足考信此亦見古道尚質薤書竹簡原擬爲後人紀述之用其闕然寡徵固其然也而當時舊家閭人手疏心記亦遂泯泯徒令人喟想于寒山腐草間豈非千古之恨哉嗟乎此古人所以考文必徵獻也然亦難矣達官貴人其氣力聞望足以亢宗鳩族追往紹來乃

或以身勤王事荏苒歲時拮据鞅掌而不及爲而長年之老博物之儒則又或以景殘鐘漏蕤忽前聞或以跡混漁樵弁髦里耳此吾所謂難難在得人非徒以文爾已是故家之有譜與國史記志並傳然史不諱惡而譜專揚徽史記國家大政旁及名臣勳伐未暇及採鄉曲隱淪闡闡幽妙之行而譜自子孫綜敍本枝發皇家訓特詳而重是以史稱陳太丘之仁隱阨一時而子孫紀諶羣泰貴顯奕世然論者猶以爲公慚卿卿慚長故盛德不階圭爵而貴盛名不藉甲第而榮自古記之矣

又曰古宗法行士大夫皆有祿位勢力之藉以聯屬其宗之人而今之仕者罷而歸其鄉則無所復藉于是宗法廢而藉法興蓋自近古隋唐之朝隸譜局于翰林而令宰相知譜事時尚以門族差次甲乙稍倣古五宗世家之義迨于今益衰且壞而士大夫之賢有文不忘本始者則但能考論其家之私譜以存文獻永箕裘抑所爲施于有政稽古從先進之士必有取焉

又曰今之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神日趨于求田問舍撞鍾舞女之樂

蓋有千金飾褭馬而族人短褐不完潘陸之門與槐柳齊列而至其敖舞車上有見宗長而不下者今儒者動稱立宗有君道有如宗立而藉愈厚則宗之人勢愈卑以衡世教豈有補于萬分之一哉故予議宗法于今猶舟之不可行陸也禮失求野則譜法近之然作譜又多在士大夫賢有文者賢有文者又或爲修大閥閱之務無所載孅懲衰詘薄訓厚則譜不如無作也嘗見雲郵許氏譜議以始官于朝者做古別子稱祖百世不遷夫是則高明鼎貴令自立宗耳安用譜哉

又曰夫家之有譜其義蓋做天官氏考工之錄地官氏考氏之譜爲之古仁人孝子以此率祖合族燕祭以時喜慶而憂弔家政乃行而推之放乎四海穆如也古道既湮柏翳神堯之族紛紛昏亂自司馬遷論次名臣世家而譜系稍出魏晉以降乃益矜重門閥于時宰相皆帶知譜事而譜圖一局特領于翰林時蓋有桑梓甘棠相戒剪伐之意焉乃其持本專于論貴單門庶姓無所紀德昭世徒知擬擬競錐刀析竈炊耳故世風日往如水之走下凌遲至五代干戈之後雖卿大夫之家子孫

情竅忘其先世矣儒者蘇氏歐陽氏憫王教廢缺而世不講于大小宗之義孝弟之德衰于是網羅世序序列昭穆而兩家私譜至今盛行矣又曰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庶有版圖而宗法盛行人習于箕裘堂構之業棠棣鶺鴒之思乃其標本枝葉稍陵遲衰微而仁人孝子往往徵一二文獻于蠹書枯竹之中於是譜牒與焉統之周漢以前其俗嚴父尊祖重去其鄉故司馬遷採世本述陶唐以來王侯學士卿大夫祖世所出斌斌可紀魏晉以後流風蔑如也然士猶矜尚門第姻婭俎豆有非其族者則衆共指之而宗統因藉以不蕪滅蓋自季唐世衰旋更五代金元之亂而故家舊族子孫能知其世胄者鮮矣然則杞宋之事孔子無徵蓋其傷哉夫族之道貴睦不睦譜無爲也然善族爲上今之世非無務收族者矣其席衆爲黨挾勢以護其私者姑無論即善收者亦不過以財合之耳夫財之德易見是故不必每人而悅若曰不已其有而族其有捐綺縠損粱肉而惟夫不足者之婚嫁衣食是急是無賢愚其不色詫而心頌者寡矣若必期迪之善則不能然蓋不以爲怨亦

已多矣明允記族譜亭也書夫已氏之行以爲戒且曰無名之冀其有悔也然彼人者面不熱汗不出後乃祇以賈蘇氏譏近世志濟人而以敦族稱者無過范文正公然義田則其大者矣歲八百斛以贍九百口施有等給有則如是焉已是人之頌義無已者也夫同姓以恩勝急之則傷于恩故吾夫子亦似不能言而恂恂如張公敦九世之誼則百其忍非能責善者也范文正公親爲高行而勳業冠于宋相族寧有秕德其敎固行不然今之龔公爲義田者豈乏乎而奈何世無稱焉且彼之九百口之取足于千畝也非約于訓而安能守之數世無爭哉且不然相憐以衣食而敎不行不幾訓之惰乎

由文定公曰古者卿大夫士各本其氏系而立之宗所以爲收族之道甚備其采地有入家削有賦足以融液灌注乎族屬之中若水泉之布流故有瓜瓞之祥而無葛藟之刺至于比閭周黨之民則有口授之業土著之版以相保相愛貧則相賙急則相赴而太宰繫之以兩曰宗以族得民是以其民聚而不移族聯而不散仁讓之風行而和平之化洽

噫何其厚也井田廢天下無世業宗法亡天下無世家士大夫崛起布衣貴重于當世食天子之租稅以自奉其私閭里阡陌之雄貲累鉅萬園田貨布之入與封君列侯等而族人卑卑于畎畝空室蓬戶而號飢寒曾不得沾其腐朽厭棄之餘以延旦夕之命蓋漠然相視不啻如途之人是遵何德哉學士大夫蓋隱然傷之間獨以其意譜其宗之所自出卽不至如古宗法而本支世次親疎遠近猶可以聯屬而無間幸而子孫族屬之賢者油然生孝弟之心篤婣睦之意推其所有餘而濟其所不足不至于途人視之則豈非收族之遺而古道之不亡者與

往行

解公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年進士歷官翰林學士生七歲卽問于父筠簡先生曰大凡儒族必有世譜况我解氏家無家乘乎筠簡先生卽命取古本家乘悉附誦習之公遂與兄綸合志考正踰三年筠簡先生曰爾兄弟留心家譜亦十年于茲矣必有紀述足徵信盡先從事于此作解氏譜圖及世系歌及源流歌修解氏科甲記及簪纓記及題名記

俱屬成稿

熊冢宰浹爲南京禮部尚書有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楊朱家巷以崇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日久淪湮涉牽合非禮也遂沮其議廷論
是之

胡公某同知處州事行縣至青田有縉紳家與公同姓來見請通譜曰
先安定教授蘇湖在二州者多其子孫也公謝曰予未受此于先人義
不敢許其人強以譜授公公行一驛遣人遞還之

袁州守周山顧公禎其鄉人同姓者以家譜求通云與公族俱出自野
王公作詩卻之有周山自是源流淺不向墳頭拜野王之句若韓襄毅
不祖稚圭沈潤卿亦記之矣卓彼三公所見非企美狄武襄者耶

黃宗明字誠甫□□□人先祖姓薛至宗明乃復姓曰黃先是宗明有
祖諱秀育舅氏薛子良家曰薛秀子孫襲薛姓宗明祖瑛爲廬陵教諭
圖復姓弗克與祖母董夜坐悒悒言宗明時八歲聞言自任誌不忘迨
登第正德甲戌歲首疏復黃姓別爲祠祀薛祖禮也初授南京武庫主

專歷官禮部侍郎

祠墓

前言

方希古尊祖篇曰人之異于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于天備于心粹然出于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飯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膬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身敦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于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于

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出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者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于其先鑿井之民田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于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者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爲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乎吾懼乎吾族之人爲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年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合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面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敬兄慈子弟和隣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鬬爭也無

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于族死不入于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大者以譜至登下一歲之生卒而書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長能孝而弟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于譜其有犯于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方希古奉終篇曰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于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于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于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身謀下以爲身利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卽瘞或至于終身或身

死而委櫕于子孫甚者子孫恐莖之禍其身舉而棄之水火莖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不察而至于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迴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有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于春盛壯奮長蔚勃而不可遏及乎秋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以沃澤茂美一旦飄而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于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封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于世而謂之輪迴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己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之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

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

方希古重祀箴曰身嗚呼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歡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尚嚴享祀式敬且時

尹公直曰予先世遺像皆歷年久楮繪墨色漫漶滅裂不可把玩乃命繪史王琚因舊摹新共爲一軸而各贊四言六句于其中庶歲時忌日懸揭簡便久而不至于散失故也昔者先儒有云影像一髮不似則爲他人矣意若可有可無此必爲當時子孫曾識祖父者言而非爲後世子孫言也盖後世子孫未嘗親覩平生之丰儀安知其似與否若賢子孫于一覩之頃豈無僾然若有見乎其位而或感慕奮志勵思所以修身飭行冀無忝于所生者哉是又不可泥先儒之一言而遂視之若故紙也

徐文靖公曰先考長厚孝義爲鄉邦推重且天性孝謹于奉先之禮惟恐弗至嘗曰祠堂之制朱子家禮之所首載者也吾家于是顧獨未稱因卽所居門外擇地以建後以其地阻于池水歲時禮事弗便且于禮

制不合也始更擇地當正寢之東爽塏深廣于祠堂爲宜又以池上謂得魚利可當祭田諱慮不久遠也惟先考舊畫神安鄉小旻圩常稔田二百一十二畝以資給諱者今幸祿俸且厚不敢自私凡牲醴庶品悉于是乎給或歲入有餘以爲修治祠堂之費焉

又曰夫子孫之于祖考祠于家而墓于郊時有祀歲有奠所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存者其常也其或有勢之不建力之所不加苟可以假借而寄託者無所不用其極孝子慈孫蓋亦有不得已焉故僧寺道觀之于人家墳墓往往有守望呵護之力雖古之所無而近代有之者如贊皇之祀于甘露王金陵之祀于鍾山皆是也佛之教離家去俗若無意于親親之道然以兼愛爲宗其爲愛雖無差等而施則由親始其良心固在也惟其有是心則必能體人之心而爲之盡其孝思此實所以兼愛者亦其教之本然而非可以強之能也

又曰古之祭其先者庶人祭于寢士大夫祭于廟至朱子家禮首言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其曰祠堂者通庶人士大夫而言

也然世之士大夫爲宮室者比比而是至于奉先之制苟簡特甚殊非報本追遠之意又何怪乎庶人之無祿者哉蓋人既沒而葬則爲主奉之乃神靈之所依也主之所奉必有其主處則祠堂者又神主之所依也故古者不重墓祭而祭必于廟夫祠又烏可忽也

李公夢陽曰祀禮發治然之心者也崇祖考者所以廣愛敬而交衍人也聖人之心微矣故遏慢止悖莫先于祀嚴祀立敬莫大于祖考愛敬者孝弟之所由生也今士大夫于祀也忽故教廢教廢則風偷風偷則俗惡故其子孫視其祖考猶秦越也吁甚矣聖人之微意蔑乎

韓公邦奇曰夫有司之職治民事神二者而已然惟賢者則敬神否則自絕于神何敬之有故賢者惟恐神之不靈不肖者惟恐其靈也賢者潔己愛民弗得于人將求之神是故惟恐神之不靈無以鑒己之誠不肖者黷貨虐民外欺乎人必忌乎神是惟恐神之靈以燭彼之隱然神之靈其可昧乎

黃省曾馬衕祖墓記曰府君冠而業儒辛勞遲暮而登進士是時也墓

之不奠而掃者一百十五有年矣荒烟蔓草二丘纍如鋤者畱而爲圃耕者圮而爲田而冢之爲土無幾已此天之不競于黃氏也府君倦游而歸履之悲喟訟其侵者于有司乃得禁之牒而治之皐麓牲陳俎常涕洟而告以格思乎荒涼之魂也予年十齡爰挈以隨而馬鬣之封有望于將來矣是時也嗣其爵者以至諸黃之屬咸給而富所謂加疇闢遷樹之松櫝輔之堂隍築之坂堵皆可爲也府君之沒先考遂遭閔牆之家難羣擠並擊艱支悴撼凡有毀于宗姻者三十餘年卒抱迫鬱而死雖有孝思于墓何暇而營之也予之兄弟日奔之難下帷之業弗固弗專天之不遺叨首一經而舉矣然白髮貧賤困于簞藿不能炫赫于一鄉之人其嗣之爵及給而富者則又夙夜自爲芻豢玉帛田宮之饗而罔有寄心于寸尺之土者優游暇裕儷于流離之日蓋去墓雖邇而路人視之也則黃之子孫不愛其先而自爲不競也彼子孫之賢聖而愛其先者且有逢時不祥墓或歸于爐沒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苟非聊曼之母則五父之殯不得合矣而況不肖其罔愛其先者乎又謂嗣之

爵而岡源之逝者乎固知馬衙之墓可期而淪也嗚呼已矣余無望于黃之子孫矣敢告于途之人其鄰我而圖者毋界我而田者毋圮之樵而遵者毋剪之行而趨者毋逕之來之世也宮而宅者毋夷之庶茲丘之白骨不暴露于榛墟也黃氏其有興者乎其將德汝報汝而世以頌汝黃氏其終衰乎則二丘之靈不必其無知也將德汝報汝而陰以庇汝使二丘之靈果無知乎則皇天昭昭常鑒于仁其將德汝報汝而福之降若取而攜也嗚呼人孰無死死孰無墓墓孰不願其塋且久死之又孰不願恆保于子孫而子孫者今若此吾聞之也宣芳國家者必有其後二丘之靈則既歆之都死之後而效有錙銖之庸矣何不食報于子孫而弗愛其先之若茲也嗚呼後之君覽斯文也其有惻而存之者乎庶其食報于天者乎

夏言疏曰近該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建言欲要遷改顯陵迎請獻皇帝梓宮入葬天壽山以全大孝一節即與先年革職錦衣百戶隨全罷閑光祿寺錄事錢子勳之說相同近又緣事監生詹啓溫

州武舉生杜承美爲民兵馬周密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事僉事寧和相踵具奏卽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前尚書席書固已備論于前今大學士李時又嘗極論于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鏜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於引本朝故事太祖不曾還皇陵太宗不曾還孝陵此論亦正比者屢頌聖制封其山爲純德名其府爲承天表章丕顯似乎事體已定而一旦議遷老成長慮者多爲駭愕蓋以關係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來有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梓宮土壤非吉爲詞自不能不感動陛下之哀衷上廑聖母之至慮所以節奉欽依重命夙夜思維祇見事體重大非臣下所能任其咎者又況遷葬之舉治喪制服事同初葬萬一欲改祔梓宮重易喪服禮必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陛下震位久虛以爲咎在顯陵固未必然又謂陛下龍飛江漢以爲福緣顯陵亦未必然蓋上天篤生聖人爲中興太平之主必生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福所能遲其機

者乃若先皇帝玄宮久閟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搖則似非求枝葉繁茂之道是不可不尤加愼重者也况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于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謾人家或于風水之說將先世丘壟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己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說以爲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塟地非吉疏請遷改然猶有取孫逢吉之言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爲上識者以爲至論當時熹明知壽皇所塟不吉以爲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愼重如此况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再吉爲必可塟又未知顯陵果非吉地爲必當還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達事體卽便重復會議凡有忠愛之實心者恐未能復爲他說也

戒庵漫筆曰人家擇風水子孫百世計誰知後來者反賣祖宗地商量寅夜掘辭後樂書契賣者固已非買者亦惡類其地若果佳其家長富貴其人賣此地其地必不利他時出子孫斷是做此例借曰異姓强造

物豈私意棺者且暴露無者骸骨棄後代轉日貧何時可埋瘞安知泉下人含冤不訴帝勿謂天茫茫禍患恐立至

鄧淮常爲温州府太守禁民火葬其文曰太祖皇帝以孝治天下故自卽位以來卽下火葬之禁其欲後世爲人子者葬之以禮而不淪于夷俗也彰彰矣奈之何愚民難曉習染難移其不遵聖祖之訓者至于今尚亦有之詳其所由責在所司謹拜手稽首奉揚祖訓以爲吾民勸竊惟人子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己之體膚不敢毁傷何况父母父母之于子卒或無知是赴湯蹈火狂奔疾呼而救之今也父母不幸至于大故焚之以火棄之水中何人子乃悖謬如此炮烙之刑最爲慘酷焚屍無異炮烙今加父母炮烙言亦痛心何忍爲之古者人患大惡則焚其屍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何忍反以爲大惡而已亦甘爲惡人之子使人唾罵近世禮重拜掃每遇寒食清明則士女遍野皆得登父母丘墓今旣焚之則父母之全體若化爲煨燼雖欲如人之登墳拜掃不可得矣悔亦何極嘗聞之喪具稱家之有無苟以斂手足形而藏之使全體而

歸此人子之情埋瘞之禮如此且温地舉目皆山而附近城郭又皆設有義塚其貧窮無塟者但得一坏之土以塟則其神靈安子孫亦安嗚乎吾温名聞宦族仁人孝子固有不待吾言矣其愚民習以為常恬不為怪者不一言曉之豈能若是慰為吾民者其自今以始有地則卜其宅兆無地則葬之義塚庶幾不悖祖訓不傷風俗而亦可為良民矣不然則是終迷不省不免為天地間不肖子事發照依律例誅爾不孝為父母報仇爾其無悔

于慎行曰宋時先朝御容皆藏于景靈宮各為一殿文臣執政武臣節度以上並圖于兩廡此亦禮之協諸義者也凡禮有古所未備而後世始出者非先王之不欲為也古風簡朴情文固有未備者爾古人之祭以尸後世既廢不能行則以眞容代尸宜亦無不可者古之修墓而後世有墓祭令古人見之亦必不忍廢也儒者泥古文義而不知變通至謂像設而不經則迂矣

往行

洪武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大凡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上曰大牢非當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大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何哉

洪武六年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不學者何勸旣不與祭不當享胙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益莊王厚燁春秋祈報出宿齋居嚴于對越粥粥焉如在其上嘗謁文廟中使設拜位于殿中即命徙于外臺時微雨初沾有張蓋至者即斥去之

周王橚高皇帝子永樂二年來朝獻騶虞八年請祀太祖國中上書諭支子不祭太祖王國祖始封之君不許

永樂九年上北狩還一日召楊士奇問曰爾輔東宮久其所行何如公

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

張惠字迪吉號東園德州人永樂十二年鄉舉初授都察院司務歷官南京禮部尚書爲諸生日嘗以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焚被挖暴露累年惑于術士未曾修葺時公尚幼既中式鄉舉即謂鄉里曰祖墓荊榛歲久爲子孫者安忍不修築耶遂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髮如初喪時自筮仕至陞四川布政使往回故里躬謁宣聖畢必至祖塋親操鋤鍬增築墳壠日晡方回親戚鄰里就塋所一會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桌櫈就地而食嘗泣而言曰吾祖宗在于地下吾安忍肥甘華美爲己樂也哉

傅致柔字守剛金華人父沒諸兄具棺斂已舁出中野縱火而爇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爇已編荊成筐拾遺骸已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扶筐至大澤投之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

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寘沙上脫所服緼袍裹之奔告于宋公濂父尚書君命留閒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斲木造小櫝藏之適甚與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爲擇地一所守剛傭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柏于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宋公濂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柏蓋鬱然成林云先是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綆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悃款惻然與之還服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爲已藥之遂瘳

陳公鳳梧嘗爲南京都察院掌院事八月上祭先師故事五品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查考

夏忠靖嘗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存心如此

天順七年上足疾不視朝上問李文達遣官攝大祀請駕出郊壇即不

能行禮遣人可代上力疾至齋宮問公朕拜下不能起起須人掖禮可藉人掖否對曰疾而力行禮以敬天掖何不可

劉斁字于學號學古安福人故南雄知府實之子也景泰庚午舉人歷官翰林孔目遇高曾而下之忌日必哀慕終日期功之喪必旬日蔬食成化丙午十月萬循吉進少師少傅令中書官爲寫祝文告家廟時尹公直偶見其稿止列曾祖父而不及高祖之名故每祭不及直曰先儒酌情制禮止祭四代予尚以爲簡不足以盡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乃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神氣相感固未嘗亡盍追尊一道號令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子孫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敎信乎先生出自文獻之邦善于禮也予思不逮矣予竊忖此公自一紀之年發解來京四十六載不一展省溺於富貴功名略不念及于松楸可謂孝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賈詠字鳴和號南陽商城人成化丙午解元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靖致政歸濟人利物弗吝施予每旦必早起入家

廟焚香再拜而後就食時饗忌辰齋素終日有時物必薦而後嘗四時拜掃躬造先塋不使子孫攝之值元日長至暨萬壽聖節必肅朝服五鼓初起趨公所隨衆拜舞弗令家僮掖之一念敬君之誠終始猶如一日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臨春秋大祭不惟品物豐潔且極其誠敬齋宿必拉僚佐處于郡之慶嘉亭令不得有鋪設床褥之費雖其他郡厲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親取其粢嘗之有不精潔必責之執事

楊少司寇茂元凡往弔有喪者之家雖數十里不煩其飲食歲遇祖父母父母諱辰必齋素終日

左國璣字舜齋尉氏人正德丙子舉人屢試南宮不第絕意仕進父夢麟爲宗人府儀賓病革強坐會氣絕郡主廣武君溺佛力主坐塟又十年先生冠矣以坐塟非禮也乃泣而白于母始獲遷窆北首焉

王儒故爾討王九思之父鄠人也遺冢纍纍十一相傳王大使家墓歲清明三人步躋渡渭南來奠墓而返途人叩之乃知爲王公儒所遣之

子弟云呂柟曰高陵墓距公生已五世逹鄠二百里又越灞滻涇渭仁誠少薄者替矣公追念不廢若此則于其父母宜爾也語曰孝其王父母者有孫海內爭誦翰林文行御史才賢舉人翩翩承教以爲公得于天者之匪常也抑豈知其誠允篤孝積諸躬而遺于子孫者哉

陳少司寇璋尤耐苦節歷官自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于家而能廉于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晏如也每念宗祠未建考妣龕所棲託還時享輒下淚曰吾何以安飽爲遂竭力經營之規制則斟酌古今爲久遠計

范從規吳縣人范文正公之裔也文正公先世宅兆皆在洛久缺封掃從規請于官自往省自魏公祔位諸冢遺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則無所見問之爲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剗榛蔓披砂礫肆蒐不得乃禱于空跪泣連數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滌土去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公大驚喜亟白于守禦分闢官勑戍卒還公始案圖譜加封樹作墻屋辨止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之

勒石記事訖又爲外舍屬褒賢寺僧居守又遣族中支族一人往協相僧以居然後立壠之職始與祀事並盡

張燦字景川順德縣人故僉憲善昭之孫也□□□□進士歷官禮部主事以諫大禮死杖下贈太常卿生而秀朗年十五補邑庠生里豪侵其祖墓權貴爲里豪關說善昭以僉事家居不能白也燦乃上書直指使者祖墓得歸善昭語人曰吾家千里駒也

潘僉憲鍾既請老歸在家謹于祭先非疾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曰謂有僭于禮乎非此則祧與殤不血食矣吾其忍諸祭畢會宴昆弟子姪務盡歡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居不御酒肉

宋簡討琮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祠堂肅揖朔望必造先塋拜掃

金學憲貴亨家居每朔望必率子姪謁家廟遇祭祀雖嚴冬甚寒必沐浴齋戒至老不異

丁公積爲新會令凡春秋祭祀品物牲牢極其精潔役者悉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俎豆既陳公周視行列必極其整方止

故給事中陳公燁之父陳相者歲時家祀必躬潔如事生祠舍洒掃恆手任之謂此何事而可使人代哉其治墳塋滋拱木修丙舍亦不煩宗黨